

The

MONSTER OF

佛罗伦萨的

恶魔

FLORENCE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三十年未破离奇连环杀人案
两记者追击真相揭司法内幕

道格拉斯·普雷斯顿
马里奥·斯佩齐
Douglas Preston
Mario Spezi

赵永健 译

佛罗伦萨的恶魔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赵永健译

道格拉斯·普雷斯頓
马里奥·斯佩齐

Douglas Preston
Mario Spez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罗伦萨的恶魔 / (美) 普雷斯顿, (意) 斯佩齐著,
赵永健译.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9

书名原文: *The Monster of Florence*

ISBN 978-7-5327-5460-1

I. ①佛… II. ①普… ②斯… ③赵… III. ①犯罪纪实作品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3336号

Douglas Preston & Mario Spezi
THE MONSTER OF FLORENCE

Copyright © 2008 by Splendide Mendax, Inc. & Mario Spezi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, New York, New York, US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9-178号

佛罗伦萨的恶魔
**The Monster of
Florence**

Douglas Preston & Mario Spezi
道格拉斯·普雷斯顿
马里奥·斯佩齐 著
赵永健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丁宇岚 杨 立
装帧设计 杨林青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康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12.75 插页2 字数 113,000
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460-1/I · 3191

定价: 32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479808

序 言

一九六九年，就是人类登上月球那年，我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夏天。那一年，我十三岁。我们一家人在托斯卡纳海岸边租了一幢别墅，别墅坐落在地中海边的石灰岩海岬上。是年夏天，我们兄弟三人在一处考古发掘地附近玩耍嬉戏，还在一小片海岸边上游泳戏水，海滩笼罩在一座名为“普契尼塔”的十五世纪的城堡的阴影之中，音乐家普契尼就是在这里创作了《图兰朵》。我们在海滩上烤章鱼吃，戴着呼吸管在珊瑚礁间潜泳，在不断后退的海岸线上采集古罗马的马赛克碎片。在附近的一处鸡舍里，我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古罗马双耳酒罐的碎片，碎片已有两千年的历史，上面印着“SES”标记和三叉戟的图像。考古学家告诉我，这个酒罐由塞斯提乌斯家族制作而成，他们是罗马共和国早期最富有的商贾家族之一。在一间乌烟瘴气的酒吧里，人们聚集在一台闪烁不停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前，我们亲眼目睹尼尔·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，那一刻酒吧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，渔民和码头工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，互相亲吻，热泪顺着饱经风霜的脸庞淌下，人们齐声高呼“Viva

l'America! Viva l'America!”^①

从那时起，我打定主意要在意大利定居。

长大以后，我成为一名记者，同时也是一名侦探悬疑小说家。一九九九年，我重返意大利，为《纽约客》杂志撰写一篇有关神秘艺术家马萨乔^②的文章。他在佛罗伦萨的布兰卡奇礼拜堂创作了蔚为壮观的壁画，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，不过他死时年仅二十六岁，据传是被人下毒致死。二月里一个阴冷的夜晚，我住在佛罗伦萨的一家酒店里，房间可以俯瞰阿尔诺河，我给妻子克里斯廷打去电话，将凌晨六点还在睡梦中的她叫醒，问她是否愿意搬来佛罗伦萨。她一口答应下来。翌日清晨，我便打电话给房产中介公司，开始寻觅合适的公寓。两天之后，我交付定金，租下了一幢十五世纪建造的宅邸的顶层。身为一名作家，我可以四海为家，那干吗不住在佛罗伦萨呢？

在二月一个寒冷的星期，我在佛罗伦萨街头漫步，开始构思等全家迁至意大利之后，我要创作的悬疑小说的情节。这部小说将以佛罗伦萨为背景，是有关马萨乔的一幅失踪的名画的故事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举家迁至意大利。我和克里斯廷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五岁的艾萨克和六岁的阿利提亚，于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搬到佛罗伦萨。我们先是住在我租下的能够俯瞰“圣神广场”的那套公寓里，后来又迁至乡下，搬到佛罗伦萨南部群山之间一个名叫焦戈利的小镇上。我们租了一幢农家的石屋，这间石屋位于一条泥土路的尽头，隐藏在一处山冈的一侧，四周尽是橄榄树。

① 意大利语，美国万岁。

② Masaccio (1401—1428)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。

我开始为我的下一部小说搜集素材。这将是一部侦探小说，所以我得先搞清楚意大利警方立案侦查的整个过程。一位意大利朋友向我推荐了一名充满传奇色彩的托斯卡纳记者，名叫马里奥·斯佩齐，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《国民报》“案件（黑色故事）报道部”工作，这是一份在托斯卡纳和意大利中部地区发行的日报。别人告诉我：“关于警察，他知道的比警察知道的都多。”

就这样，在“圣神广场”里奇咖啡馆一间无窗的房间里，我和马里奥·斯佩齐见了面。

斯佩齐是个老派的记者，干练机智，有些玩世不恭，对世界上的荒唐事洞若观火。人世间的事情，不管再怎么堕落不堪，他也不会感到吃惊。斯佩齐一头浓密的灰发显得有些蓬乱，坚毅而又略微扭曲的脸庞透着几分帅气，金边眼镜后面藏着一双机警的褐色眼睛。他身穿防水上衣，头顶鲍嘉^①式软帽，活似雷蒙德·钱德勒^②作品里的人物。他酷爱美国的蓝调音乐、黑色电影和菲利普·马洛。

女侍者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，上面放着两杯浓咖啡和两杯矿泉水。斯佩齐吐出一串长长的烟圈，把香烟撇到一旁，拿起咖啡一饮而尽，又点了一杯咖啡，接着将香烟放到嘴边又吞云吐雾起来。

我们闲聊了起来，斯佩齐语速缓慢，为的是照顾我十分蹩脚的意大利语。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新书的情节。书中有个主要人物是个意大利宪兵，我便向他请教意大利宪兵的工作情况。斯佩齐简要介绍了意大利宪兵与警察的区别，以及他们立案调查的程序，我边听

① Humphrey Bogart (1899—1957)，美国著名电影演员，以饰演硬汉角色闻名。

② Raymond Chandler (1888—1959)，美国推理小说作家，其写作风格对现代推理小说有深远影响，下文的菲利普·马洛是其作品中的主人公。

边记笔记。他答应我将宪兵队里的一位上校介绍给我，那人是他的老交情。最后，我们聊起了意大利，他随口问我住在哪里。

“一个名叫焦戈利的小镇。”

斯佩齐眉毛一挑。“焦戈利？那里我很熟。具体住哪儿？”

我随即告诉了他我家的住址。

“焦戈利……一个风景秀丽的历史名镇。那里有三处著名的地标。你应该知道吧？”

我并不知情。

他脸上浮出一丝笑容，兴致勃勃地说了起来。第一处是“斯法恰塔别墅”，他的一位先祖阿美利哥·韦斯普奇就曾居住于此。韦斯普奇是佛罗伦萨的航海家、制图师和探险家，是他最先意识到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而不是印度某个不知名的海岸，并以自己的名字“阿美利哥”（Amerigo，拉丁文Americus）命名了这个新世界。斯佩齐接着说道，第二处地标建筑还是一幢别墅，名叫“科拉齐别墅”，据说其正面由米开朗基罗设计，查尔斯王子曾与戴安娜王妃在那里度过假，并创作了多幅著名的托斯卡纳风景水彩画。

“那第三个地标建筑呢？”

斯佩齐咧嘴笑道：“这可是最有意思的一个。就在家门口。”

“我家门外除了橄榄树之外别无他物。”

“说得没错。在那片橄榄树林里，发生了意大利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。他是意大利的‘开膛手杰克’^①，每一次作案都要连

^① Jack the Ripper，一八八八年在伦敦怀特查珀尔区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的绰号，他手段凶残，令人发指，身份一直是个谜团。

夺两命。”

作为一名悬疑小说作家，我多少有些惊愕，但更多的是好奇。

“我起的名字，”斯佩齐说，“我叫他il Mostro di Firenze^①。从一开始我便对这宗命案进行了跟踪报道。《国民报》的记者将我戏称为‘恶魔专家’。”他咯咯笑了笑，有些洋洋得意，伴着一阵嘶嘶声烟从齿间溢出。

“跟我聊聊这个‘佛罗伦萨的恶魔’吧。”

“你没听说过他？”

“闻所未闻。”

“难道美国人不知道这宗著名的案件？”

“无人知晓。”

“这可真让我吃惊。听起来……那倒像是一宗美国式的案件。你们的联邦调查局也参与了此案的调查，就是那个‘行为科学组’，托马斯·哈里斯使其家喻户晓。我曾在一次审讯中见过托马斯·哈里斯，当时他正忙着在一本黄色便笺簿上记笔记。据说他的《汉尼拔》的灵感就是来自‘佛罗伦萨的恶魔’。”

此时，我已经被深深吸引了：“快给我讲讲这案子。”

斯佩齐喝下第二杯浓咖啡，又点上一根“高卢”烟，一番吞云吐雾之后继续讲了下去。随着案情渐入高潮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破旧的金笔，在本子上将案情的发展脉络用图像表示出来。他用铅笔快速而有力地在纸上标出一些箭头、圆圈、方块和点线，以表示各个嫌疑犯、连环命案、一系列抓捕行动和审判，以

^① 意大利语，佛罗伦萨的恶魔。

及多次以失败告终的调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整个案件说来话长，他静静地讲述着，笔记本的白纸上渐渐布满了各种符号。

我认真地听着，起初有些吃惊，继而倍感震惊。作为一名犯罪小说家，我自以为是这方面的行家。犯罪故事我听过很多，但随着“佛罗伦萨的恶魔”的故事慢慢展开，我意识到这宗案件非比寻常，完全不同于其他故事。毫不夸张地说，“佛罗伦萨的恶魔”也许是世界上犯罪侦探故事中最精彩的一个。

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间，有七对情侣，共十四人在佛罗伦萨周围秀丽的山峦停靠的车里做爱时遇害。这些命案的调查成为意大利历史上耗时最长、花销最大的调查。有近十万名男子被调查，十多人被捕，其中多数人在恶魔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被无罪释放。很多人的生活因为谣言和错误的指控而被毁。命案发生期间，正值成年的那一代佛罗伦萨人表示，此事改变了这座城市和他们的生活。其间，意大利多人自杀，发生了掘墓和中毒事件，还有人邮寄尸块，在墓地举行通灵仪式，也不乏刑事诉讼、作伪证和狠毒的仇杀。整个调查过程就像是恶性肿瘤，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散，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，引发新的调查，不断有新的法官、警察和检察官被牵扯其中，更多人受到猜疑，更多人被捕，更多人的生活被毁。

尽管这是意大利现代史上耗时最久的追捕，时至今日这个“佛罗伦萨的恶魔”仍未归案。二〇〇〇年我来到意大利的时候，这起案件依然悬而未决，恶魔很可能仍然逍遥法外。

在这次会面之后，我和斯佩齐很快成为好朋友，受他的影响我也对这宗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二〇〇一年春天，我和斯佩齐一道开始寻找真相，追查真正的凶手。本书讲述的就是我们调查

的过程，以及最终与我们认为是“佛罗伦萨的恶魔”的那个男子相遇的经历。

其间，我和斯佩齐也深陷其中。我被指控为案犯的同谋，协助栽赃嫁祸，制造伪证，妨碍司法，并被威胁倘若再次踏上意大利国土便会立即被逮捕；斯佩齐的境遇更糟：他本人被指控就是“佛罗伦萨的恶魔”。

以下就是斯佩齐的自述。

目录

年表

I

主要人物

V

序言

XI

第一部

马里奥·斯佩齐的故事

I

第二部

道格拉斯·普雷斯頓的故事

191

第一部
马里奥·斯佩齐的故事

第一章

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清晨，明媚的晨光洒向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天空清澈明朗。这是一个宁静的星期天，天空湛蓝无比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山谷间的松柏散发出阵阵怡人的清香，伴着微风飘向佛罗伦萨。马里奥·斯佩齐端坐于他在《国民报》的办公桌后，一边抽烟一边读报，身为记者的他已在此供职多年。这时，一名记者走到他面前，此人专门负责报道犯罪新闻，是报社里的传奇人物，二十年来一直负责有关黑手党的报道，却没有因此丧命。

他一屁股坐上斯佩齐的桌角。“今早我有个小小的约会，”他说，“她长得还不错，结过婚……”

“跟你年纪相仿吧？”斯佩齐说，“在周日上午做礼拜之前见面？这可有些过分啊！”

“过分？马里奥，我可是西西里人！”他拍着胸脯说，“我来自众神诞生之地。话不多说，我希望你今早能替我值一下班，到警察总局转转，看有没有事情发生。我已经打过电话，一切正常。”他后面那句话令斯佩齐永生难忘，“俗话说得好，周日上午的佛罗伦萨一切太平。”

斯佩齐欠了一下身，握住他的手。“既然教父下令，那我悉听尊便。亲吻您的手，罗萨里奥阁下。”

斯佩齐在报社里无所事事，打发了半天的时间。几个星期里，那一天是最容易令人感到倦怠和乏味的日子。也许正是如此，负责报道刑事案件的记者常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——可能有事情发生，他应该抢先报道。斯佩齐尽职尽责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立即钻进他的雪铁龙，驱车半英里来到警察总局。总局位于佛罗伦萨老城区，是一幢破败的古建筑，其前身是一座修道院。警官的办公室面积不大，由修道士的小屋改造而成。他两步并作一步上了楼，快步来到缉捕队长官办公室的门口。办公室门开着，传出警长毛里齐奥·奇米诺急躁的声音，高亢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，斯佩齐的心不由悬了起来。

真的有事发生了！

斯佩齐发现这位身着衬衫的警长坐在桌后，电话夹在下巴和肩膀之间，浑身大汗淋漓。不知何处传来警察对讲机刺耳的声音，屋里还有几名警察，用方言骂骂咧咧。

奇米诺一眼瞥见了站在门口的斯佩齐，猛地转身对着他。“我的老天爷，马里奥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可不要给我添乱，我只知道一共有两个人。”

斯佩齐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“好的。我不会烦你的。告诉我他们的具体位置就行。”

“阿里戈路，那个鬼地方的确切位置嘛……我想应该是在斯堪第奇。”

斯佩齐飞步下楼，在一楼公用电话亭里给总编打了电话。斯佩

齐碰巧知道阿里戈路的位置，因为他的一位朋友在这条曲折的乡村小路的尽头拥有一幢豪宅，房子与此路同名，叫“阿里戈别墅”。

“火速赶到那里，”总编说，“我们马上派个摄影记者过去。”

斯佩齐离开警察总局，驾车飞速穿过市区冷清的中世纪街道，驶向佛罗伦萨的山脉。周日下午一点，佛罗伦萨人礼拜结束回到家中，围坐在餐桌旁准备享用一周里最神圣的一顿午饭，在意大利，家庭聚餐被视为一项十分神圣的活动。阿里戈路沿着一座陡峭的山丘蜿蜒而上，最终通向那幢别墅，沿途经过葡萄园、松树林和古老的橄榄树林。在接近郁郁葱葱的瓦利卡亚山脉的山顶的时候，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，整个佛罗伦萨市尽收眼底，更远处则是雄伟的亚平宁山脉。

斯佩齐一眼瞅见当地宪兵指挥官的警车，便将车停在旁边。周遭一片静寂，奇米诺及他的警队尚未赶到，法医也还在路上。斯佩齐与驻守现场的宪兵很熟，所以在他向宪兵点头致意并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，并未被那人拦住。斯佩齐沿着橄榄林里一条狭窄的泥路，径直来到一棵孤零零的古松下。他看到了不远处的犯罪现场，那里无人把守，还未封锁起来。

斯佩齐后来告诉我，当时的情景令他毕生难忘。托斯卡纳的农村笼罩在深蓝色的天空下。附近的一道斜坡上矗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，四周种满了松树。极目远眺，透过初夏的雾霾，他能隐约看到大教堂的陶土穹顶在佛罗伦萨市上空耸立，那是文艺复兴的鲜活的代表。车里的男孩似乎在驾驶座上睡着了，脑袋靠着侧窗，双眼紧闭，表情自然，面容安详。只有太阳穴上的一个小黑点，以及碎裂得像一张蛛网的车窗玻璃上的洞眼表明，这里就是犯罪现场。

草丛中有一个草编手提包，倒置在地上，袋口完全打开，似乎是有人乱翻之后，随手扔在一边。

他听到有人在草丛里刷刷移动的脚步声，那位宪兵指挥官已经来到他的身后。

“那个女的呢？”斯佩齐问他。

指挥官动了动下巴示意汽车后面。女孩的尸体位于远处一道狭窄的堤岸旁的野花丛中。她也是被枪打死的，赤条条地仰卧在地上，颈上挂着一条金链，项链一头垂在她微微开启的双唇之间。她有一双蓝眼睛，似乎是在诧异地望着斯佩齐。一切都显得极不自然，一切都静止不动，没有打斗或慌乱的迹象，活像博物馆里的人体布景。但有一处景象却令人毛骨悚然：遇害女孩腹部下面的阴部不见了！

斯佩齐转过身，发现警察已经站在身后。那人似乎已经明白斯佩齐眼神里的疑问。

“那天晚上……来了一些动物……剩下都是灼热的太阳干的。”

斯佩齐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高卢烟，在松树的阴影中点着。他站在两个受害者中间的位置，静静地吸着烟，脑子里重现了整个犯罪过程。两人显然是在车里做爱的时候遭人伏击；他们很可能是在“阿纳斯塔西亚”迪斯科舞厅跳完舞之后来到这里，舞厅位于山脚，是年轻人常去的地方。（警察后来证实情况确实如此。）事发当晚，新月如钩。凶手暗中悄悄逼近猎物；也许他已经观察两人做爱有一段时间，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痛下毒手。这是一次低风险的犯罪行为，是懦夫的行径，近距离将限制在车里狭小空间的两人开枪打死，死前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第一颗子弹射穿车窗将男孩打死，他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